

丰臣秀吉是日本情报战的开山鼻祖



胡平著
东方出版中心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建立过如此包罗万象、朝野齐心投入的情报系统；也没有一个民族像大和民族这样，情报观念几乎根深蒂固于全体成员的血脉。正是因为情报战的出色运用，近代以来的日本人，给世界留下的背影是：这是一种总能在出人意料的时间或地点，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让世界大为震惊的人；这是一种对其丝毫不容得、丝毫自傲不得，就是夜里睡觉也须睁开一只眼睛盯着的人。

书中梳理日本漫长的情报战历史，揭开隐藏在黑黢黢迷宫中的、以帝国与天皇的名义开展的日本情报战真面目……

历史纪实

在日本列岛，对“情报”的认识和运用，其源头汇聚大抵有三。

一是中国的孙子。

在日本，许多学者颂扬过孙子给他们国家的启示，这些宝贵的启示，不仅可以应用于军事、情报活动，对于市场经济活动和企业精神的打造也大有裨益。在幕府时代无数将军的讲话和手稿中，更是能发现孙子思想的烙印。在列岛各路枭雄打得昏天暗地的幕府前期，孙子的“上兵伐谋，其下攻城”的立论，就已经被一些军阀所接受。后来的帝国统一者丰臣秀吉，更是将这个思想规定为幕僚们制定策略的主要原则。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翻译《孙子兵法》的国家，情报界将其视为最伟大的情报技巧专家而顶礼膜拜。

二是忍者。

忍者，与寿司、艺者一样，已经成为日本流行于国际的通用语。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爱好日本文化的外国人，对忍者所怀抱的形象，通常是一身短打，黑色装束，能飞檐走壁，踏波逐浪，使用各种奇形怪状的暗器。生前得隐姓埋名，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身后不能留下片言只语，以免日后东窗事发。这是一群无法留名于青史的人。

忍者起源可追溯到公元七世纪，经过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末的源平时代、十三世纪的南北朝时代、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末的战国时代，前后大约历经十世纪。在烽烟四起的战国时代，大名们需要大量地刺探敌军情报和对敌方城

镇开展破坏活动，忍术在这一时代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

其三，便是日本古代被称为阴阳师的占卜先生们。

在公元五六世纪的奈良时代，阴阳师们实际上是一批小吏，在内务省下属的一个专司占卜职能的机构里任职。其职责是给太政官出谋划策，预卜吉凶。

明治维新前，虽有忍者、阴阳师及少数长于谋略的武士，情报工作在列岛上却未普遍地展开，并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系统，其地位尚不及在欧洲。但大约在同一时候，日本已经出现对情报战予以突出注意的人物。此人叫丰臣秀吉，是农民的儿子，相貌丑陋，身材在日本人中也显得十分矮小，却以冷酷如铁般地治军而出名。

在十六世纪后半叶的列岛内乱中，他先后经过纪州征伐、四国征伐和九州征伐，受降了德川家康，征服了西日本全境。在这一系列征战中，他组建了一支名为“细作”的队伍，每次排兵布阵前，他都像漫天撒网一样将细作们撒出去。他下令细作们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其活动区域必须严格地实行轮换，以便对先后呈递上来的探报进行验证，识别真伪。

1587年，一片绯红乳白的樱花潮，刚在列岛上自南向北地凋谢不久，丰臣秀吉已决定发兵征服最南端的九州岛，但他的剑若要出鞘，必等着细作们归来。细作终于带回了这个地区地形的详细概述和草图、收成情况、粮草供应和给养运输的情报，以及当地军阀内部屡屡摩擦的报告，又在九州岛

上大量地散布流言飞语，造成人心惶惶，丰臣秀吉才大气长舒，嚯地拔出腰间的长剑，但此时，已是第二年红叶满山的秋冬之间了……

其中，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丰臣秀吉要德川家康去劝降另外的一个大名岛津义九，当时岛津仍拥兵割据，在九州牢牢控制着日向、大隅、和萨摩三个藩国。岛津不允许其他藩国的人入境，连通商也严加禁止，要想找到一个了解内情的外藩人，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德川家康无功而返，打听到岛津义久笃信佛教。丰臣秀吉让五六个细作先混入一位名叫显耀的高僧门下当听差，这位高僧不久要专程去岛津义久那里讲道。显耀从前是岛津的先生，自然被待为上宾，并特许一行人在自己的藩国境内随意巡游。巡游中，一行人登上狮子岛，岛上风景如画，不仅是一个著名的佛学中心，而且借着如画景色的掩护，还是一个军事要塞。在这里，细作们搞到了大量情报。

这期间，丰臣秀吉移师到了仙台河边，大本营就驻扎在一座叫做太平寺的庙宇内。显耀听说丰臣秀吉大兵压境，战事已迫在眉睫，赶忙向岛津辞行，称再留下来便会拖累将军。岛津派出护兵，领显耀一行走了一条不为外人所知的小路。细作们很快来到丰臣秀吉的营地，乘机向丰臣送上大量情报，又沿来的原路，引5万大军直捣狮子岛。

1590年，丰臣秀吉成功拿下九州，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事后人们才知道，丰臣秀吉不仅派细作打入了显耀

高僧的亲随行列，就连高僧本人，其实也是他精心埋伏于青烟梵音的一名高级细作。事后，显耀得到了一笔数字可观的酬金，他用这笔钱建立了西本愿寺，这所寺院后来成为日本的建筑奇观之一。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日本情报史应始于丰臣秀吉。此人不仅是十六世纪晚期列岛上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在他之前，任何试图在政治上统一日本的尝试，都遭到了大名们的强烈反抗；他也是日本情报战的开山鼻祖。

丰臣秀吉死于1598年。他的临终遗愿是让昔日的对手、受降后又成为自己政治、军事首席助手的德川家康暂时即位，待他的七岁儿子秀赖长大后再行归政。与东方的大多数领袖的遗愿最后总是泡汤了一样，德川幕府这一上台，再也不愿下来，但让列岛有了历史上罕见的长达260年的超级稳定。这一“稳定”，是以两手换来的，一手是不让人民说话，一手是不让外国人和基督教登陆。正是这两手，却使情报战有了更多的用途——

在德川家族执政时期，当局招募了一支庞大的暗探队伍，这些人打扮成各种身份、职业，长年周游列岛上下，窥探社会各界对当局的不满情绪和反叛迹象。偶有出言不逊，或举措失当，就有可能招致当事人锒铛入狱，甚至株连全家。一种提防隔墙有耳的氛围，如成堆的阴云一样覆盖着这个国家……

一批精心挑选的年轻人奉命学习荷兰语，为的是接触并监视唯一获准留在长崎的

荷兰商人，许多年里，这是日本了解欧洲的唯一渠道。这批年轻人不断向上面提出借助西方经验与技术，迅速提升本国军事实力的建议，幕府将军们因此认识到，倘若不能提高本土的防御能力，那些自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就一直对东方急不可耐的西方国家，决不会再容忍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了！

1855年，即明治维新的前13年，德川幕府开设了第一批外语学校，除了原有的荷兰语外，还教授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并在京都成立了外文书籍翻译机构。在此基础上，在留学的幌子下，向国外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实际上全是分派在各外交使团的情报人员。这一时期，日本情报活动的重心放在俄国和中国。

在明治时代，情报活动日益鲜明地体现出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两个显著特点，即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武士道精神。在许多西方人眼里，情报工作被视为一种不光彩的活动。当美国或英国的间谍被他国抓获后，除非在确凿的铁证面前不得已而承认外，总是死不认账。而如果是一名日本间谍被捕，他经常直率得几乎不过是让别人家的后花园里晒了半天的阳光，而且，日本政府也肯定会提出最强烈的外交抗议，仿佛是别人在世界的马路上掏了自己的钱袋。

明治中期的1878年，陆军成立了参谋本部，这是日本军方的第一个正式的情报机构。到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之前，日本海军也有了自己独立的情报机构，即海军军令部。

韩洁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冬天



曹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韩洁是个美貌与智慧兼备的女子，记忆超常，爱好书画，患有心脏病，为了了解姐姐的死因只身来到深圳，与吴宏相遇并相爱。吴宏家境贫寒，对自己充满信心，有明晰的头脑和出众的外貌。他有操盘天分，笃信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这样的两个人相遇，爱得深沉热烈；而另一个叫白婷的女人，却把他们的爱情搅得乱七八糟。最终，绝望的韩洁以跳楼了断了自己的人生。韩洁走后，吴宏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而他的生活则继续纠缠在沉浮不定的期货市场和热烈地爱着他的白婷之间。

都市情感

清晨醒来的时候，韩洁闻到了雨的气息……

手机里有三条消息。一条来自吴宏：晚上睡得还好吗，我昨天梦到我们在海边，你一直不说话，我静静地看着你直到天亮。一条是北大医院的陈大夫：昨天打你电话一直不接，是关于你的病情，你的心电图发现心肌梗塞，很容易因情绪激动引发脑出血，请收到信息后尽快入院治疗！一条是陌生的号码：作为女人，你好悲惨，不要跟我比什么，也别想着从我这里拿到什么，你将一无所有。落款白婷，时间是早上七点。

韩洁照着镜子用酒精擦拭昨天白婷留在她脸上的掌印。她慵懒地靠在浅绿色布艺沙发上，头昏沉沉的，她吃了一粒药丸，但身体依然沉重，她知道自己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一切都快要结束了……

电话突然响了，她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不该怀疑你，你原谅我好吗？我在老地方等。”是吴宏。

一只大手、一只小手并排在一起，细细地端详，算命先生郑重其事的表情：你们两个的掌纹合在一起，会是一场孽缘！吴宏笑吟吟地拉起韩洁跑过长长的林荫道，在高高的天桥下，停住脚步。他呼呼地大口喘气，脸上却抑制不住的笑。他回身拉紧韩洁，在她的耳边微笑细语：“韩洁，他说我们是不能在一起的。这是孽缘，孽缘，哈哈，多可笑！”

他唇边的笑渐渐犀利，突然紧紧地抱住她，认真地说：“韩洁，我不会放弃我们的爱情的！我爱你，等我拿回我应

得的一切，我们就离开深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生活，我会一辈子待你好的！”

韩洁全身冷如寒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她知道他是真心的，只是这一切都太晚了，她没有多长时间可以等待了啊！雨丝越来越密。她抬眼望天，知道她和吴宏都逃不过这场雨，也逃不过天意。

“我马上要去佛山，过两天就回来！我相信自己的判断，行情会好转，我的资金很快就可以赚回来了，你在深圳要乖乖地等我回来。”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丝毫没有察觉出她有任何的异样，韩洁的泪水无声地落下来，一滴接着一滴。

“请陪在我身边吧！”她脆弱的心在声嘶力竭地呐喊，可是他什么都听不见，反而越走越远。

那一年是韩洁度过的最寒冷的一个冬天，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冬天。那一年，海南批发市场总经理武剑飞失踪。那一年达新集团在琼胶市场订立购买50多万吨天然橡胶的电子合同，采购总量超过我国全年的天然橡胶产量，给市场带来巨大的交割风险。而达新集团终因没有后续资金而爆仓。达新集团的老总秦雄被监视居住，这个韩洁一直想要报复的人被关进了铁窗。而到生命的最后她换回来的真相却好似上天和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那一年韩洁除了想念吴宏外，其他的一切，韩洁再也想不起来……

“韩小姐，从现在开始，您按照这个方子上开的药按时服用，最多还有半年的时间，好好度过吧！”陈大夫看着眼前脸色

苍白、相貌清秀的年轻女子说！

“上次带你来医院的青年是你的男朋友吧？”韩洁点点头，微笑僵硬地停在嘴角边。“你们很配。”陈大夫轻轻拍了拍韩洁的肩膀。“陈大夫，我能在家里哭一会儿吗？”韩洁说着泪水马上模糊了视线。她几乎是扑倒在陈大夫跟前，任凭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撒个不停！韩洁似乎感觉扑在了久违的妈妈的怀抱里，不知哭了多久，她抬起头来，发现陈大夫也已泪眼涟涟，她神色悲凄道：“孩子，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些！”

走出医院的整个下午，韩洁都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着，深圳人是不随便和陌生人打招呼的，街上人来人往，个个身影匆匆，永远阴沉的天空看起来让人越发孤独。韩洁的眼前满是灰黑，没有一丝光彩！

韩洁很想回家，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着吴宏酣睡的样子，简单、平凡地过完下半生。或者一觉醒来，所有的一切都回到原来。或者，当明天的阳光照进来时，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然而，这最简单的生活现在对于她来说都是奢望。她面无表情地走进电梯，从电梯走出来的人都不禁回头望望她，直到电梯门关闭，她抬起手，没有按往日经常按的那个数字，而是按了顶层，她空白的大脑被时间搁浅着，永远停靠在曾经走过的那个岸边，伴着夕阳和那个她熟悉的身影。

此时在佛山的吴宏右眼皮一直不停地跳，他看盘时烟抽得很厉害，做单时吸烟，不做单时也吸烟，韩洁说他是烟缸。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为了表决心，坚持了一个月没有抽一支烟。但后

来韩洁被他俘虏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他对韩洁说你是我的第一伴侣，烟是我的第二伴侣，第一伴侣不在的时候就只能靠第二伴侣来生活了。

吴宏这次离开深圳，总是会想到韩洁，每每想到她，他心里都会笑，其实他知道他是很爱她的。只是有时候爱会延伸成溺爱，算是爱屋及乌吧，吴宏现在有很多习惯，都是从韩洁那里学来的，像发呆时会翘嘴巴、走路时注意路面看会不会捡到钱、开心时要“咯咯”地笑，即使韩洁不在身边，拥有她这些小动作也是幸福无比的。

清晨，突然一声尖叫“有人跳楼啦！”韩洁的心不会像三年前听到这个声音那样紧张地跳了，因为今天跳楼的人是她自己。她来深圳三年，已经亲眼看过两个人跳楼。原因大同小异，不是为钱便是为情，一个男的是在期货公司炒期货跳楼，一个女的是在小区里因被男的抛弃了跳楼。但无论哪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她都会全身发抖，哇哇地呕吐一阵。但吴宏不会，他永远都是镇定自若的样子，这也是他自己认为他适合做期货投资的原因之一。韩洁的心快要停止跳动了，那一刻，她隐约看见天空中有一只孤雁在盘旋。

很快，小区里的许多窗户和阳台伸出各种人头来，发出各种于事无补的惊叹。在深圳跳楼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街道上人们仍旧你来我往地忙碌着，小区阳台或窗里面的人们探出头，大声、冷漠地交流并猜测着。没过多久，救护车过来把韩洁搬走了，小区清洁工拖了水管清洗血迹，人群散了。很快，一切又恢复了她跳楼前的样子。

这时候的吴宏刚起床，头发像个鸡窝，四处张扬着，眼神有些呆滞，他走到桌边顺手拿起上个月他生日时韩洁送他的登喜路蓝色领带，洋洋得意地走出卧室，慢吞吞地打开电脑，茫然地呆了半晌，又关上电脑。今天是周六，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昨天，他刚刚赚了100万，但是当他回首时，看到高大的穿衣镜中自己苍白的脸，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他又重新躺在床上，昨晚他一直失眠，他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失眠。莫名的思绪撞上了吴宏的脑袋，直到他拿起手机，看到手机短信的那一瞬间，手突然颤抖起来。

“吴宏，对不起，永别了……”是韩洁。

他马上回拨韩洁的手机，已经关机。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吴宏心底蔓延，他慌忙拿起衣服，想第一时间赶回深圳。吴宏冲出酒店，开着车神速却莫名其妙地不安，总是走神，明明是绿灯却熄火停了下来，时不时还觉得手机响了，拿出来看看，什么也没有。吴宏摸出烟，却没有点燃，放在嘴边，清清的烟草味道，进入肺部，流入血液。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吴宏的手突然颤抖起来：“喂！”

“是我，白婷。出事了，韩洁……刚才，刚才……跳楼了。”白婷的声音很低沉，有些嘶哑。吴宏呆住了，叼在嘴边的烟头，抖了几下，掉了下来，他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他机械地捡起掉在地上的香烟，点着的时候，重重地呛了一口，一瞬间眼泪像注了水的气球突然爆裂了，吴宏感觉到接电话的那只手在逐渐冰冷，另一只手在方向盘上无奈地挣扎。